

和谐:陶渊明的自觉追求^{*}

张永蕾

(浙江丽水职业技术学院人文艺术分院, 浙江 丽水 323000)

摘要:陶渊明的和谐人格是他自觉追求的结果。陶渊明的和谐追求,表现在人生的和谐与艺术的和谐两个方面。自适自得的精神境界、通脱达观的生存智慧是陶渊明人生和谐的艺术,和谐人生催生了和谐艺术的典范。

关键词:和谐;人生;艺术;陶渊明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681(2007)03-0077-04

关于陶渊明的人格和归田后的生活,历来有两种相反的评价,一种认为陶渊明是“中国整个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1](P41)};另一种则认为他在归田之后的心理是矛盾的,归隐生活的背后,他与农人、与农耕生活以及自身都存在着深层的不和谐^[2]。笔者以为,在探究陶渊明的人格是否和谐时,讨论者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以辩证的观点来分析问题。既不可为了维护心目中完美的陶渊明形象,追求陶渊明形象的统一而粉饰其言行,把陶渊明的性格单一化,也不可因陶渊明诗文所反映出来的矛盾心理与情感,就断定“陶渊明成了一个分裂的陶渊明”^[2]。

陶渊明的人格是和谐的,但他的和谐人格并非纯属天性,而是他的自觉追求的结果。他在世的几十年,正值宋晋易代之际,社会黑暗,时局动乱,作为寒门子弟,他的人生道路充满了壮志难酬的遗憾、心为形役的烦恼。仕与隐的彷徨、衣食无着的困顿时常让他陷入矛盾与痛苦之中。陶渊明的卓越在于,他始终以自由和谐作为自觉的追求,努力让生命处于一种完全自由的生存状态。这种自觉的追求修得正果,最终成为“魏晋风度的最高优秀代表”^{[3](P132)},其才情、性貌、品格,受到了历代文人的尊敬和顶礼。陶渊明的和谐追求,表现在人生的和谐与艺术的和谐两个方面。

一 人生的和谐

陶渊明在儒、道、玄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树立了中庸的价值观和通达的生死观,以此观念为指导,达到了生命的和谐与自由——艺术的生存状态。

(一)中庸的价值观——入世与出世的调和

陶渊明出生在没落的仕宦家庭,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少有趣,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群,任真自

得”^[4]。陶渊明的思想,是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自然哲学,“兼有儒、道、玄学等多方面的因素”^{[5](P426)}。他虽然退出了仕途,但他的守死善道、固穷守节,他的及时进德修业的追求,无不闪烁着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儒家精神,他“把生命的根须盘踞在人伦亲情的土壤里,把对生命的超越立足于对人间关怀上”^{[5](P428)}。而他委运乘化的基本人生态度,贱物贵身、返朴归真的人生观,回归自然的理想追求则明显地吸收了老庄哲学的基本主张。陶渊明身上,可同时看到积极的和消极的人生观念的适当混合而产生的“一种和谐的中庸哲学”、“一种和谐的人格”,“我们在这种和谐的人格中,看见一种生的欢快和爱好”^{[1](P41)}。确乎如此,陶渊明是和谐的中庸哲学的典型代表。

冯友兰说,中国的圣人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入世与出世具有相反的价值取向。入世的态度促进个体积极进取,充分释放自身的能量,显示自身的价值;出世的态度则促进个体生命向内心的宁静回归,追求的是超功利、超道德、超社会的超脱品格,“寂兮寥兮,恍兮惚兮,以无处蕴深微,法自然而行动”,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外形上的陶渊明是出世的,精神上的陶渊明却是入世的。他不像许由,听到人家请他为官,就要跑到颖水边去洗耳朵。他会为了生活,去“禄仕”。他又像许由,只为不愿向乡里小儿折腰,便潇洒挂印归田。进亦坦然,退亦坦然。是进是退,是以现实生活状态决定的。他不像李白,仕进愿望落空后,便要远离俗世,“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陶渊明离开官场,是来到更有生活气息的田园,亲自开荒种地,品尝俗世生活的乐趣。“内在的人格和不委屈累己

* 收稿日期:2007-03-09

作者简介:张永蕾(1970—),女,浙江丽水人,浙江丽水职业技术学院人文艺术分院讲师。研究方向:文学与现代汉语。

的生活,才是正确的人生道路。只有他,算是找到了生活快乐和心灵慰安的较为现实的途径。无论人生感叹或政治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对农居生活的质朴的爱恋中得到了安息。陶潜在田园劳动中找到了归宿和寄托”^{[3](P130)}。换言之,陶渊明的和谐人格,是建立在极端热爱生活的入世精神之上的。诚如林语堂所言:“在他看来,他的妻儿是太真实了,他的花园,伸过他的庭院的树枝,和他所抚爱的孤松是太可爱了”^{[1](P46)}。他是酷爱人生的,所以他来到田园,过一种身心都放任自由的农耕生活。

这是一个立体的陶渊明,是一个有着与普通人同样的喜怒哀乐的陶渊明,在诗中所流露出的怡然自乐与矛盾痛苦,都是他真实生活的不同方面。但他又不是一个普通人,他之所以成为多少年来文人吟咏崇拜的伟人,就在于他坚持知识分子对终极生命意义的的坚守,在重重矛盾之中,破茧而出,达到“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的旷达境界^{[6](P217)},并“由这种积极的、合理的人生态度而获得他所特有的与生和谐的感觉”^{[1](P46)},化解内心的矛盾,对生活的困顿淡然处之,把俗人的“烦恼人生”化为“诗酒人生”,从而成为一代“隐逸诗人之宗”。

(二)通达的生死观

“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至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3](P109)}“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7](P198)}。人类普遍具有的忧生之嗟也反映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如:日月有环周,我去不再阳。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杂诗》其三);悲晨曦之易兮,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眠。(《闲情赋》);人生似幻化,终当归虚无。(《归园田居五首》)。忧伤的背后,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具有强烈的欲求和留恋”^{[3](P110)}。虽然认为人生虚幻,但陶渊明并没有陷入忧戚不能自拔,而是善于用通达的思想把痛苦层层化解,寻求一种别样的解脱之道,彻底摆脱了对生死的恐惧,使生命恢复到自由欢欣和谐的境界。

一方面,他主张在短暂有限的人生中及时行乐,“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否”(《酬刘柴桑》),“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游斜川》)。饮酒、食菊、读书、作诗、干农活、话桑麻,快乐的时候还“弹弹”那张无弦琴,他的人生爱好可谓多矣!但陶渊明没有在“乐”中沉迷,消极地等待死亡,等待形灭。他的“好酒和阮籍类似,也仍然是一种解除内心的痛苦和全身避祸的方式”^{[8](P369)}。作为一个受时人轻视的边缘诗人、远离政治中心话语的失意寒士,在往哲先贤

们的言行鼓舞下,陶渊明在人生的爱好中,找到了宣泄心灵的合适出口,傲视世俗的卑污,固穷守节、安贫乐道,坚韧而又快乐地活着。

另一方面,他通过对人生的思索,体悟到生死犹如寒暑代谢,乃自然规律,“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饮酒》其一)。“自古皆有没,何人得灵长?”(《读山海经十三首》),“有生必有死”(《拟挽歌词三首》),死又何惧之有?“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拟挽歌词三首》)。所以他既不像葛洪一样炼丹求仙以求肉体永生,也不像慧远等佛教徒一样寻求涅槃以求精神不灭。他以质朴平静、超然达观的态度直面生死,“视死如归、临凶若吉”(颜延之《陶征士诔》)自释怀抱,超越痛苦,使内心平静。《形影神》《拟挽歌词》、《自祭文》等正是陶渊明旷达、通脱的生死观的集中体现。钟秀评《戊申岁六月遇火》:“靖节此诗当与《挽歌》三首同读,才晓得靖节一生学识精力有大过人处;其于死生祸福之际,平日看得雪亮,临时方能处之泰然,与强自排解貌为旷达者,不翅有霄壤之隔。大凡躁者处常如变,无恶而怒,无忧而戚;静者处变如常,有恶而安,有忧而解。”^[9]鲁迅说他是“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7](P197)}。也许,正因为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才能通达地对待死生之大问题,进入自适自得的精神境界。

(三)艺术的生存状态

艺术的生存状态,即生命自身的和谐。陶渊明隐世,但不遁世,逍遥但并不消极。正如李泽厚所说他是“超然事外”,而非“超然世外”^{[3](P131)}。由中庸的价值观、通达的人生观支配下的生存状态无疑是和谐而欢愉的。历经仕与隐的彷徨之后,陶渊明抛开壮志难酬的遗憾,告别心为形役的烦恼,终于真正归隐田园。田园成为他寄托心志、体现自我存在价值、实现自由平淡人生的所在。于是,诗人的本性与其生存状态达到了高度的和谐。

对于陶渊明田园诗中描写农耕生活辛苦的诗,不可一概认为是诗人与这种生活的不和谐。诗人亲自参加劳动,更绝无作秀成分在内。在一个偏远的农村,已经远离了官场远离了尘嚣,他要秀给谁看?有必要吗?诚然,陶渊明归田以后,他的生活并非天天是“复得返自然”式的愉悦,也没有能让他肚子酒的酒虫时时得到满足。一个知识分子,来到农村,必定存在诸多的不和谐现象。陶渊明之所以为陶渊明,就在于他能够“在日常的、看来是平凡的农村田园生活中保持自己的理想、节操,获得心灵的自由、平静和安乐”^{[8](P370)}。以著名的(《归园田居》)其三为例:“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透过写实的劳动场景,一位亲历农耕的

隐者形象活现在读者眼前。诗人对待劳动是认真而投入的,无论是“晨兴理荒秽”,还是“带月荷锄归”,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诗人对劳动与生活的热爱和对田园生活的执著。“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诗人已自己的人生理想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理想即生活,生活即理想。仔细阅读这首诗,诗人是在诉说劳动的艰辛吗?诗人与农耕生活不和谐吗?非也!也许一个地道的农民,在收成不佳的情景之下,是要发牢骚的,是要忧愤愁苦的。而一个酷爱自然、脱略世故的人,一个不违己愿、适性自得的人,他是带着自嘲的神情,欣赏自己“草盛豆苗稀”的劳动成果。诗人真心实意地要做一个自由的人,真心实意地选择这样一种生活。无论收成如何不佳,无论劳作多么艰辛,他都是快乐的。他享受着“亲戚共一处”(《杂诗》其四)的天伦之乐,“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的真淳感情,享受“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庚戌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的无比惬意和痛快。梁启超先生也认为:“他的快乐不从安逸中得来,而是从勤劳中得来”^[10]。

陶渊明过的是一种最平凡、最质朴的田园农耕生活,然唯其平凡,才显其伟大,唯其质朴,才显其超越。自然与人为的和谐是他的不懈追求。他把入世的生存方式和超然的精神状态融为一体,创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融其生的生存典范。“他把自《古诗十九首》以来的人的觉醒提到了一个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的高度,提到了寻求一种更深沉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的高度。”^{[3](P130)}

二 艺术的和谐

和谐人生催生了和谐艺术的典范。诗人通过田园诗中质朴真纯的意象、平淡有味的语言把对生命的执着与激情、对自由的热爱与追求、对自然的投入与眷恋表达出来,情、景、意高度和谐,创造了一个“风华清靡”的世界,成为中国历代文人的精神家园。

(一) 意象质朴蕴深情

陶渊明放弃他的政治理想之后,并没有放弃对生命自由的追求,没有放弃对亲情、对生活的钟爱,全身心投入了自然田园的怀抱。他敞开心胸,接纳自然,也被自然接纳;他敞开心胸,拥抱田园,也被田园拥抱。“自然景色在他笔下,不再是作为哲学思辨或徒供观赏的对峙物”^{[3](P130-131)},而成为诗人生命感情的有机部分。自然质朴的意象中,处处见深情。

酒,陶渊明人生最大的嗜好,也是陶诗中出現频率最高的意象,关于他嗜酒的逸事广为流传。渊明饮酒,有时代的风气使然,却不同于刘伶的佯狂装颠,也不同于阮籍的全身避祸。“有疑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11]透过“酒”的意象,可以得见诗人的生活底蕴以及对生命的理解。从“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戏我

侧,学语未成音”(《和郭主簿》),可见诗人“不以贫贱而慕於外,不以富贵而动於中”(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的高洁品格;从“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归园田居》其五),“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杂诗》其一),感受到诗人“结庐在人境”的快乐和对人间尘世的眷恋;从“中觴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月非所求”(《游斜川》),“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体会到诗人人生彻悟后的畅快与通脱。陶渊明借酒言志,以酒释怀。读渊明诗如品酒,诗外有酒气,诗内怡性情。

“草”“木”等意象是诗人物我相融、生命同一的内在精神的外在表现。入陶诗的不再是屈骚中的香草美人,而多是田园常见之草木庄稼如松、菊以及禾黍桑麻等。陶渊明有二十多首诗中有咏农作物的诗句,如:“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归园田居》其四),“园蔬有馀滋,旧谷犹储今”(《和郭主簿》)。

但无论是谢灵运的山水诗,还是唐代田园山水诗,都缺乏陶诗中的“草”“木”物象的真挚热烈的生命张力。人间草木质而实绮,可以透视到诗人对于社会人间的热切关怀。“鸟”“风”“云”“鱼”则是诗人志存高远、品格高逸的象征,是诗人对自然田园的眷眷之情的自然流露。“羈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其一),“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归去来兮辞》)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宗白华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他们随手写来,都成妙谛,境与神会,真气扑人。”^{[12](P131-132)}这话用在陶渊明身上,再贴切不过了。

(二) 语言平淡富理趣

陶诗“句雅淡而味深长”^{[13](P95)}。渊明崇尚自然,在一草一木的自然生长中体悟生命的真谛。可以设想,在春夏之交的一个早晨,雨后初晴,诗人信步来到田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享受着微风的抚摸,只见平旷的田野上,“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而洗净尘埃、泛着新绿的禾苗随着清风泛起阵阵波涛,似乎在张扬内心萌动着的生命力。多么令人心旷神怡!诗人有感而吟:“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用语简洁之至,景象却如此鲜活生动,境界如此开阔澄明,难怪苏轼感叹:“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余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6](P205)}

晋人的山水画、山水诗,皆以山水为赏玩对象,“以玄对山水”,因而“玄理与山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仍然处于一种对峙状态”^{[8](P377)},山水草木在顾恺之的画、谢灵运的诗中,只是为释玄理而选择的对象,是为了“道”的需要而设的,是程式化的,是“死”的。“陶渊明是第一个结束了这种对峙的人”。^{[8](P377)}陶渊明在欣赏自然之美时,不是一个置身事外的旁观

者,而是用融合自我的眼光观照外部世界。如:“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继尘羁!”(《饮酒》其五),反复出现的“青松”的意象,在读者眼里凸现为一位卓而不群的高洁之士,与不愿为尘俗所羁绊的诗人形象幻为一体。

陶渊明大部分的作品都表现了自己追求、体悟自然真意的忧乐与得失。《后山诗话》云:“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尔”^{[13](P90)}。任真自得的性情、“抱朴含真”的追求,决定了陶渊明要尽力避开绮靡的词藻,选择通俗平淡又富有生活气息、充满生机理趣的语言。的确如此,“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所描写的都是极为普通的日常所见,所使用都是极为平淡的“田家语”。然而“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故悠然忘情,趣闲而累远。”^{[13](P98-99)}此景物虽在眼前,却非至闲至静之中则不能到。“今日天气佳”、“秋菊有佳色”,淡如白话,然细细琢磨一下,这不正是乡间农民淳朴、自然的日常道白吗?“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其五),“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杂诗》其一),出语平淡,意味深长,不正是诗人在当下日常生活中获得的一种人生的解脱和感悟吗?“陶渊明艺术境界特出的地方,就在它把平凡的生活中所蕴含的美极为自然质朴地写了出来,同时又把它与玄学、佛学所要解决的人生解脱问题联系起来,因而使得这种艺术境界具有了深刻的哲理意味。这就是陶诗的‘平淡’的特色所

在。”^{[8](P379)}他超越了所有同时代的人,创造了“超然事外,平淡冲和”的艺术境界^{[3](P131)}。

自适自得的精神境界、和谐共融的物我关系以及通脱达观的生存智慧是陶渊明人生的和谐艺术,和谐人生催生了和谐艺术的典范。陶渊明及其诗文,是中华文化思想史上最璀璨夺目的明珠,是一个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

参考文献:

- [1] 林语堂. 人生的盛宴[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
- [2] 蔡觉敏. 和谐之后的不和谐[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3,(3).
- [3] 李泽厚. 美的历程[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 [4] 萧统. 陶渊明传[A]. 陶渊明集[C].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 [5] 李剑锋. 陶渊明及其诗文渊源研究[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 [6] 曾枣庄. 三苏文艺思想[M].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
- [7] 鲁迅. 魏晋风度及其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8] 李泽厚,刘纲纪. 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 [9] 钟秀. 陶靖节纪事诗品(卷2)[M]. 清刻本.
- [10] 梁启超. 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A]. 陶渊明集[C].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 [11] 萧统. 陶渊明集序[A]. 陶渊明集[C].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 [12] 宗白华. 艺境[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 [13] 常振国. 历代诗话论作家(上编)[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责任编辑:远 扬)